苏非主义的早期演变
——从哈拉智到安萨里

周 燮 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主流,主张追求个人的主观直觉和内在宗教体验。早期著名苏非学者哈拉智因提出人主合一的主张而被伊斯兰教正统派处于极刑,之后苏非派学者不断调适其主张,到安萨里时期他将苏非主义纳入正统派信仰中。

关键词:苏非主义;哈拉智;安萨里
中图分类号:B9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8)04-0079-05

一、苏非主义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苏非主义是什么呢?金宜久认为,苏非主义,就产生的根源而言,它是《古兰经》的某些经文和某些圣训的引申;就心理学而言,它根源于虔诚信徒渴望获得有关真主直接的、亲身的体验;从社会学讲,是对伊斯兰教体制化和理性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动;从宗教史看,无论是修行实践还是哲学思辨,无论是教团组织还是社会参与,苏非主义都有自然而充分的发展,因而被认为是穆斯林宗教生活中真正富有创造力的显现之一[1](160)。"苏非"(Sufi)一词,阿拉伯语词根原义为"羊毛",因信奉者身穿羊毛褐衫而得名。苏非主义于7世纪末产生于伍麦叶王朝统治时期的库法和巴士拉等地,它是穆斯林虔诚信仰的产物。早期的苏非派是以守贫、苦行和禁欲为特征的民间个人宗教修行方式。他们严格遵奉经训、教法和履行宗教功课,效法先知穆罕默德及圣门弟子早年的虔诚和简朴生活,不满伍麦叶王朝宫廷的奢侈腐化和统治者之间的争权夺利,期望通过克己守贫、苦行禁欲来表示抗议,求得内心的纯净和精神上的慰藉。

7世纪末,对于奢侈时尚和世俗政权的消极抗议浪潮,由库法和巴士拉扩展至巴格达。当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被后人称为"穆斯林神秘主义长老"的哈桑·巴士里(642-728),他是苏非主义发展史上一位关键人物,在苏非的道统中,他是连接圣门弟子的传承人。8世纪后期起,苏非主义由苦行禁欲主义逐渐发展为神秘主义,这时期出现了以女神秘主义者拉比阿·阿德维娅(约717-801)为代表的苏非学者,提出神秘爱主的主张[2](228-231)。9世纪末又出现一批著名的苏非学者,以各种风格和形式表述个人的神秘体验,在理论和方法上显示了不同的趋向。埃及人祖农提出神秘主义者有两条可遵循的道路:一条品位较低,是避免犯罪,离弃俗世和控制欲念;一条品位较高,即

收稿日期:2008-03-05
作者简介:周燮藩(1945-),男,浙江慈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史研究。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

除真主外要放弃一切，心灵要排除万物而空无[3](517)。

波斯人巴叶济德·比斯塔米（？—874）是第一位详细表述个人神秘体验的苏非，他因为常进入无我无物的“混化”（fana）状态并无节制言语（Shaṭaḥaṭ）而闻名后世。与比斯塔米同时代的哈里斯·穆哈西比（781—875）在苏非主义的理论建构上有更大的贡献，他宣称苏非是真正的正统伊斯兰教，极力从圣训中为神秘主义寻求根据，是最早以正统教义观点阐述苏非学说的学者，对以后的正统派苏非有深远的影响。祝奈德（？—916）是穆哈西比的学生，他对早期和同时代的苏非学说，作了明晰的梳理和理性的批判，对某些过激之处作了修正或扬弃，比较成功地将苏非学说的发展限制在伊斯兰教法的框架之内。因此他被视为早期正统派苏非学说的系统阐述人。就在一些学者对苏非主义的一些过激主张作出调整试图通过《古兰经》和圣训为其主张寻求宗教合法性时，还有一些学者对苏非主义的解释或主张超出了正统派学者认可的限度，遭到他们的反对与抵制。甚至有些苏非学者因此而献出血的代价，侯赛因·本·曼苏尔·哈拉智（al Husayn b Mansur al Hallaj 858—922）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哈拉智的苏非思想

哈拉智，出生于波斯的图尔镇，成长于伊拉克的瓦西特和图斯塔尔。早年投师学习苏非基础知识。约 876年，前往巴格达拜师学习苏非并修道一年半。 877年投祝奈德门下，接受精神指导长达20年。 896年首次去麦加朝觐，并逗留一年。朝觐归来，他曾因提出“我是绝对的真理”而被其师祝奈德拒之门外，并预言了他悲惨的结局。随后他在巴格达的讲道，引起苏非学者的抵制，特别是阿慕尔·麦基的门徒指控他反对《古兰经》，咒骂他并企图杀死他[4](65)。最终迫使他去图斯塔尔，在那居住了约四年的时间。这期间他同各种阶层的人接触，与民众讨论宗教问题。

905年，他第二次去麦加朝觐，然后乘船前往印度。此后，他第三次朝觐，在麦加居住两年后定居巴格达，开始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在大街上谈论他的主张。他宣称，信仰的终极目标是人主合一，这不仅是苏非而是所有的人类都要追求的合一，但这种合一需借助倾情的爱（ishq）的作用来实现。他认为这并非比斯塔米那样止步于自我绝灭或消融于真主之中，而是自我精神的提升至与真主意志的合一。正是在这种“本质合一”的状态下，哈拉智说了那句惊世骇俗的话：“我是绝对的真理”。也即“他我分彼此，同是一精神，他想我所想，我想他所想。”“我即我所爱，所爱就是我；精神分彼此，同寓一躯壳；见我便见他，见他便见我。”[5](80)

哈拉智的布道在巴格达民众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拥护者有之，贬损者有之。拥戴和追随他的人，认为他是马赫迪，称他是奇迹制造者或宗教道路的虔诚实践者，贬损他的人认为他是骗子和异端，有教法学家谴责他的神秘合一论混淆人主界限、亵渎神明，有政府官员指控他煽动民众、制造思想混乱，而一些苏非则责备他不应该向民众泄露合一的秘密。 909年扎希尔学派教法学家伊本·达伍德起诉哈拉智，但是，沙斐仪学派的教法学家伊本·苏赖智认为，神秘状态的言语不应作为判决的依据。四年后，哈拉智因其主张而被捕。

919年，大臣哈米德在十叶派集团支持下，派人搜查哈拉智门徒的住所，收集证据，然后提出两项指控：一指控他是法蒂玛王朝的卡尔马特派代理人；二指控他鼓吹摧毁克尔白和麦加以响应卡尔玛特派的叛乱。马立克学派的法官哈玛迪据此判处哈拉智磔刑，并被处决。哈拉智因被处于磔刑而成为最伟大的苏非殉道者，在苏非派中，他或明或暗地被奉为圣徒和追求合一体验的精神导师，后来在民间成为一名受人赞颂的人物，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有着广泛影响。他的言行对于苏非派和苏非学说的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他的殉难，使后来的苏非学者面临如何避免正统派冲突的重大问题。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

三、哈拉智以后的苏非学者

哈拉智的悲剧给苏非主义的发展提出两个问题。其一，许多苏非认为哈拉智的错误是向普通民众泄露了人主合一的秘密，而不是他的修炼目标和神秘体验，那么在避免哈拉智所犯错误的同时，如何坚持人主合一，甚至“本质合一”（ain al-jam）的精神目标，又抵制修炼实践自相矛盾和不遵奉教法规定的极端趋向。其二，哈拉智的死象征苏非主义与宗教上层和政治当局的冲突激化，揭示神秘主义对正统体制潜在的否定和颠覆。那么如何避免继续走向全面冲突和对立，实现苏非主义与正统体制的和解和互补，这就需要苏非学者去提升和综合苏非学说，使其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与正统观念协调一致，并存共荣。

哈拉智以后的大多数苏非学者面对政治现实，尽量向正统信仰靠拢，调整与正统派的关系。为了使神秘主义与先知教诲、内在的精神体验与教法的行为规范相融合，苏非学说容纳了许多部分对立、部分互补的概念，如清醒与陶醉、混化与永存、阶段与状态等，以利于做出符合正统的解释，在此思潮下，苏非学者伊本·赫菲夫（？—982）重返艾什尔里学派，成为正统教义学的热诚捍卫者。同时，一本托名教义学家马突里迪（？—945）的教义学纲要《论教义》（Risala fi'l-aqa'id），明显融入许多苏非主义的观念，承认苏非圣徒的奇迹为“正义的迹象”，表明正统教义学与苏非主义之间的妥协。至10世纪末，同时出现一批苏非学者，他们运用正统观念为温和的苏非主义进行辩解。其中最著名的有赛拉智、凯拉巴齐和麦基。

赛拉智的《苏非主义的闪光》（kitab al-Luma fi al-tasawwuf）引述大量原始资料，卓越地阐释了苏非的学说。书中对苏非修持的不同“阶段”和“状态”的定义，对苏非祈祷词和书信的大段摘引，对苏非在家或旅途中行为的论述，以及对于难以表述的体验所作的解释，都有着极大的价值。凯拉巴齐（？—990）著有《认知论》（kitab al-taarruf）一书，该书力图为苏非派和正统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以哈奈斐学派教法学家的观点，分门别类地评述苏非的具体信仰，说明苏非主义在教义上与艾什尔里学派基本一致，并对苏非在功修中的各种情感和心态，作了深入的描述，以说明苏非信仰的虔诚和正统。麦基（？—966）著有《心灵的食粮》（Qut al-qulub）一书。他强调通过爱而认识真主，认为爱而不敬畏则陷于肤浅平淡，爱是敬畏的报偿，并使爱得到增强。他提出爱的敬畏有多种状态，而真主的意志也依情况不同有多种称谓。他通过爱和敬畏的结合，表明苏非派的正统性，避免宗教上层的猜忌。

到公元11世纪时，尚不能说苏非与正统派已达成和解。一些苏非学者继续阐明苏非主义与正统教义的一致，进一步阐述正统苏非主义的系统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有侯吉维里、库舍伊里和安萨里。侯吉维里（1010—1071）著有《隐秘的揭示》（Kashf al-mahjub）一书，该书是一部以波斯文撰写的苏非文献，被认为是开启苏非文献新时期的重要著作。该书从教义和实践方面作出评述和讨论，加以系统梳理来建立完整的苏非主义体系。库舍伊里（986—1072）有《论苏非主义》（al-Risala fi 'ilm al-tasawwuf）一书。他在书中以艾什尔里学派教义学家的观点评述苏非的学说和实践，力图调和苏非主义与伊斯兰教义教法，主张温和的苏非学说。该书被苏非派奉为经典性著作，中世纪的苏非教团大多将其列为启蒙教材，并有多种注释本传世。就在部分苏非学者试图将苏非主义思想向正统派靠拢的同时，另一位著名的艾什尔里学派教义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安萨里（Abu Hamid al-Ghazzali 1058—1111）却在巴格达倍受尊崇，荣极一时。他被许多穆斯林誉为穆罕默德以后最伟大的穆斯林。苏卜基甚至说：“如果穆罕默德之后有一位先知，那就是安萨里。”[6](581)他是第一个把苏非主义引入正统派信仰的学者。

四、安萨里的苏非思想

安萨里出生于波斯东部的图斯。他父亲就是一名苏非，在他幼年时去世。他和弟弟艾哈迈德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

都寄养在他父亲的一名苏非朋友的家中。他从小接受宗教教育，学习教义学和教法学。约 20岁时，他去内沙布尔的尼查姆学院求学，拜艾什尔里学派教义学家、享有“两圣地教长”（Imam al-haramayn）之称的祝韦伊尼（？—1083）为师。在此地，他曾还求教于当地的苏非领袖法尔迈齐（？—1084），学习苏非理论和修持之道。在祝韦伊尼和法尔迈齐相继去世后，他就以学识渊博而闻名遐迩，并得到塞尔柱王朝宰相尼查姆·穆勒克的赏识。1091年，因在艾什尔里学派教义学、沙斐仪学派教法及哲学等学科方面的学术造诣，被聘任为巴格达尼查姆学院教授。他的学问既深且广，且具有极高的规劝说教能力，这使他逐渐蜚声伊斯兰世界，被认为是继四大教法学家之后最重要的宗教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使他获得“伊斯兰教权威”（hujjat al-Islam）和“圣教文采”（zain al-din）的美誉。就在此时，内心的精神危机使他陷入怀疑主义。1095年，他毅然辞去教职，以朝觐的名义退隐各地，实践苏非的修持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宗教学科的复兴》（Ihya ulum al-din）等著作。然后于 1105年返回故乡，继续隐居生活。他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之上重建伊斯兰教的思想，由此在伊斯兰世界有了普遍的影响。不久谢绝了重返巴格达尼查姆学院任教的邀请，在家乡建筑道堂，讲授苏非学说。

安萨里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摆脱谬误》（al-Munqidh min al-dalal）中，讲述了他的精神危机，以及如何认识他所面临的各种不同教派和学派。他把当时所有的真理追求者分为四类：教义学家、哲学家、内学派和苏非派，然后作了探讨和评述。他认为内学派（batiniyya）即伊斯玛仪派，是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最大威胁。他曾著文批判内学派，反复指出该派的主要危险在于其宣传的普遍性。在《摆脱谬误》中再次深入考察该派的主要错误，认为该派以神秘主义避开《古兰经》的限制，用不谬的伊玛目为指导来跨越教法的障碍，进而从思想上颠覆伊斯兰教。至于教义学家，安萨里认为他们过多关心俗世生活和注重教法的外在形式，有使经、训僵化的危险，而这正是虔信者和苏非所批判的。安萨里曾调侃地说：“那些博学而知道罕见的离婚方式者，却对简单的精神生活，例如对真主虔诚或信赖一无所知。”[7] (113)他认为，要改变这一点，无法借助于哲学、理智或科学知识，只有通过个人对真主认知的直觉感悟和内心体验，才能维持内心信仰的真实和持久。安萨里在以哲学和逻辑捍卫正统信仰以后，由怀疑主义转入苏非主义。

对于苏非派，安萨里开始也是从理性的角度予以评述的，他说：“我知道苏非派的道路若不是学说和实践相结合，是无法前进的。学说的要旨在于克服肉体的情欲、摆脱邪恶的意向和恶劣的品行，使心灵得到净化而只有真主。净化的方法就是赞念真主，所有的思念都集中于真主”[8] (24)。经过大约 10年的坐静修炼，安萨里相信“苏非派是最先走上真主道路的人，他们的行为是最好的行为，他们的道路是最安全的道路，他们的品德是最高尚的品德。”“总之，苏非派道路的首要条件是净心，即心中只有真主，别无他物。这条道路的要旨是：遵奉礼拜中的戒律，全身心地赞念真主，最后是自我绝灭于真主之中。这种自我绝灭状态是相对的，使修持到最后的必然状态。但在实质上这只是他们道路的开端。”[8] (24—88)为了避免极端的体验和主张，安萨里主张只有通过“内心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才能获得确实的信仰，而苏非主义并无可验证的内容和目的，只是检验信仰的真实性。因此，他否认有关陶醉入迷的言语，批判同一（ittihad）、化身（hulul）或登极（wusul）等说法，进而他曾说：“对于苏非们的言论，缺陷永远缠附着”[9] (98)。

安萨里促使苏非主义与艾什尔里学派教义学相结合的毕生努力，在他的煌煌巨著《宗教学科的复兴》中得到完整系统地体现。全书两编四卷共 40章，其中第 20章为全书的核心，论述先知及其高贵品质。第一卷论宗教义务（Ibadat），即人类顺从真主的行为，第二卷论社会习俗，后两卷分别论述招致毁灭的事（Rub' al-Muhlikat，即道德上的罪恶）和获得拯救的事（Rub' al-Mujiyat，即虔敬的善行）。其中关于守贫和克己、忍耐和感恩、喜爱和思慕等章，讨论苏非修持中的不同阶段和状态，语言简洁明快，论证透彻有力，还谈到自己的一些亲身体验。在第 39章中论述符合教法精神的生活，提出苏非修持的阶段和状态，与履行教法是一致的，认为遵奉教法是达到更高修持阶段的必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

由之路。最后一章主要论述末日审判,他认为对于终生喜爱真主的苏非来说,由于来到永恒的被爱者面前,灵魂的思慕因此得到满足,并最终得到喜乐和宁静。安萨里认为对真主的爱是所有境界的终极目标[10](42)。该思想在其苏非主义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还著有《认知理性》(al-Maarif al-Aqliyyah)、《心灵揭秘》(Mukshafat al-Qulub)、《神秘的使命》(al-Risalh al-Qudsiyyah)等苏非主义著作。到了暮年安萨里最终接受了哈拉智的命题:除了唯一的真主外,没有行为或陈述的主体。

安萨里将苏非主义纳入正统派的信仰中,不仅重建了伊斯兰教智力体系,使苏非主义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确定了艾什尔里教义学的最终形式,而且也改革了苏非主义,排除其背离伊斯兰教的极端倾向和成分,使其为正统信仰服务。他根据亲身的体验,把教义学关于真主意志、权力和仁慈的说教,转变为生动亲切和充满感染力的个人感受,并以清晰的哲学语言和不可抗拒的说服力,要求宗教学者和苏非和解。由于他的影响,苏非主义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认可,伊斯兰教由此获得新的活力,继续向外传播和扩张。此后,一名教义学家往往同时又是一名苏非,原来形式主义的教义学得以在新的综合基础上重建。不过,苏非主义并未因纳入正统体制而丧失独立发展的势头。一方面在智力层次上,苏非神智学获得发展,另一方面苏非主义在民间不断扩大影响,通过建立苏非教团,发展为普通民众信仰的宗教,民间宗教的一些文化因子也因此渗入伊斯兰教。随后,两者都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金宜久. 伊斯兰教史[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 Masood Ali Khan. Encyclopedia of Sufism[M]: Volume9. Anmol Publications Printed Ltd 2003.

[3] [美]希提. 阿拉伯通史[M]. 马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埃及]穆罕默德·艾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6册[M]. 纳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R. A. Nicholson. Studies in Islamic Mysticism[M]. Cambridge University 1921.

[6] M. M. Sharif. A History of Muslim Philosophy[M]: volume2. Low Price Publications, 1966.

[7] W. Montgomery Watt. Muslim Intellectual: A Study Of al-Ghazali[M]. Kazi Publications, 2003.

[8] [古阿拉伯]安萨里. 迷途指津[A]. 李振中,译. 刘一虹编. 信仰和理性[C].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7.

[9] [日]井筒俊彦. 伊斯兰思想历程[M]. 秦惠彬,译.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10] Binyamin Abrahamov. Divine Love in Islamic Mysticism: The Teaching of al-Ghazali and al-dabbagh[M]. Routledge Curzon, 2003.

【责任编辑 杨德亮】

The Evolution of Islamic Sufism: from Hallaj to Ghazzali

ZHOU Xie-f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ufism is the mainstream of Islamic Mysticism, which pursues personal intuition and intrinsic religious experience, gradually evolves mysticism, penetrates in Muslims religious life and Halaj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in early stage was severely criticized by orthodox Muslim jurists and was sentenced to death by Islamic jurist. From then on, Sufism scholars tried to adjust Sufism opinions so as to approach orthodox Islamic thoughts until to Ghazali's time, his Sufism thought was accepted by orthodox Muslim jurists.

Key words: Sufism; Hallaj; Ghazzali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